

萃升書院講義

春秋左氏傳集義訂詁卷十一

新城王樹枏

傳

僖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注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注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准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國亂諱之不書何以爲懲勸公出復入僖公又有何事而爲之諱耶此皆左氏曲爲之說

諸侯救邢

注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公穀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案公穀以師皆是諸侯。與左傳同。杜氏拘於將卑師衆之例。謂皆是大夫將。大夫何得稱諸侯。此杜注之妄也。夫師衆也。與稱人例同。人是國人。衆辭也。惟稱師則專指用兵言耳。公羊又謂不與諸侯專封。邢並未滅。何封之有。但避其亂而遷之耳。

邢人潰出奔師

注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

邢人畏狄之衆。出其國都。以奔諸侯之師。諸侯因逐狄人。並爲收其器用而遷之以避其禍。不遷。恐狄朝夕復至。而諸侯不能嘗往救也。一無所私。足見齊侯之軍律。

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注皆選具還之。無所私取。

陳傅良以邢遷夷儀。桓公亦受其咎。夫桓公此舉。救患恤鄰。幾於王者之師矣。何咎之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諸侯救患分災禮也。

注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夷儀公羊作陳儀。分讀如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之分。後漢寇恂傳注分猶解也。謂救其患而解其災也。不專指穀帛而言。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瑩。謀救鄭也。

注瑩即櫓也。地有二名。

春秋輿圖宋櫓即瑩。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鄭當齊楚之衝。爲必爭之地。自幽盟之後。楚不敢窺鄭者十餘年。至是楚人伐鄭。而鄭不敢有二心者。以有齊桓之可恃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戌將歸者也

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戌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

案公敗邾師在九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杜注謂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與當日情事不合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戌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案子般之弑成季以僖公適邾邾人因爲魯戌虛丘以爲之援及公位已定故戌卒將還公邀遮而敗之此最合當日情事杜謂邾人因戌虛丘欲以侵魯傳無明文不知何據不如服注之爲得也但季友賢者何至無故敗邾人之戌年湮伐遠無從臆斷但檀之會魯與邾皆在而下卽書曰公敗邾師則魯之無禮亦可知矣日講春秋解義云虛丘當在今費縣界今案費縣今屬兗州府虛丘在縣南

冬莒人來求賂

注求還慶父之賂

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

注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

慶父之奔莒左氏謂莒人歸之而公羊則謂慶父之莒莒人逐之將由齊齊人不納乃自縊死是魯以賂求慶父於莒而莒未嘗歸也此次之來求魯是否魯先未與抑係聞慶父死又重來求賂皆未可知但乘人之亂而索人之賂其心其事皆不可問故嘉友之能甯內亂禦外侮大有造於魯也又案傳謂挈非卿何以知其必非卿也就令非卿而使之主軍以與魯戰則亦莒之貴者也故書獲而嘉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江永云。疏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彙纂定十年齊人歸鄆。讎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也。其地入兗州府寧陽縣境。今案水經注。蛇水山岡縣東北。泰山西。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卽此。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魯爲汶陽之田。龔邱今甯陽也。縣本魯闡邑。闡見哀八年。梁履繩云。當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樓上村東北。江永又謂費音秘。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治祊城。此費與隱元年費不同。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與費伯之費合爲一。非也。或者謂自此費賜季友。而私門之強。遂有尾大不掉之勢。蔓延數十世。不能制。以此責僖公。若如此論。則武周大封諸侯。凌夷至於戰國。亦將罪周武所慮之不遠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注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所宜討也。

沈欽韓云。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爲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桓公所以伯也。胡璣云。齊爲盟主。義得舉法。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注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案狄之侵衛。雖君死城破。而國未滅也。經不言封衛。而傳言之。此傳之誤也。不書所會後也。

注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

案城楚丘。衆國諸侯城之也。經文簡要。故以三字賅之。不然豈一國之所能城耶。傳何以知爲魯後。杜又何以知諸侯既罷。而魯後至。不及期。又何必諱。此必非左氏之文。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注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春秋世族譜云。荀氏亦隰叔之後。食采於荀。因以爲氏。荀林父之後爲中行氏。荀首之後爲知氏。梁履繩云。荀邑在絳州正平西十五里。

通志氏族略

案竹書紀年。

周桓王十三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蓋黯名息字。荀以邑爲氏。宋爲正平縣。今省入絳州。伯兄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曰。武公曲沃莊伯子。竹書莊伯時有荀叔軫。似軫乃黯之父。言荀叔者。蓋追號之。與荀林父異族。高氏左傳姓名同異攷。顧氏大事表。並本潛夫論。以林父與荀息同族。似未足據。通志氏族略。路史後紀。叙荀氏晉之公族。獨不及荀息。其證一。路史國名紀。敘武穆之分云。荀逝遨采。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則爲兩荀氏可知。其證二。竊意武公以荀賜原氏。遂改爲荀氏。荀息死。公子卓之難。能世守采地。必惠公文公時奪絕。更賜逝敖耳。江永云。公羊謂屈

產爲地名。今平陽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今案石樓縣舊屬平陽府隰州。今改屬汾州府。垂棘今無考。成五年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亦此地。案閻氏四書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

平陽府治

樂史傳會爲石樓縣。

見寰宇記縣今屬山西汾州府

明一統志本之。但石

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此屈地。至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梁履繩云。案公羊傳疏。引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杜氏本之。僖十五年傳云。大事必乘其產。又云。今乘異產。哀二十三年傳云。有不腆先人之產馬。則產斷不可爲地名。呂氏春秋權勳篇。高誘注云。屈產之乘。屈邑所生。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此注的然可據。自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俱以屈產爲地名。後人襲之。而寰宇記至云。屈產泉名。馬飲此泉者良。尤屬傳會。故朱子注孟子。亦舍趙而從杜。閻若璩云。虞國山西之平陸縣也。

桓十年見

虢西虢國。河南之陝州也。

隱元年見

名雖二省。

而界相連。裴駢引賈逵注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見史記晉世家集解

一言而形勢瞭然。

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自注云。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又絳注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又宏農郡陝注云。故虢國有焦城。北虢在大陽。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公羊作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穀梁亦作中府外府。中廐外廐。今傳祇言外府。

公曰。宮之奇存焉。

注宮之奇。虞忠臣。

存在也。

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注懦弱也。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注親而狎之必輕其言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注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

江永云彙纂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今案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傳說所隱處傅巖東北十餘里卽顛軫坂有東西絕澗中築以成道謂之軫橋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北有虞城穆天子傳曰天子自鹽南登于薄軫之陞乃宿于虞案鹽者猗氏之鹽池鄭今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鄭城案水經河水注虞城北對長阪二十許里謂之虞阪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阪於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

陽城東也。春秋地名攷略云。博物記曰。顛輪阪。

在縣東吳城之北

今謂之吳阪。見郡國志亦

謂之虞。

今在平陸縣。

山西解州

東北五十里。縣北東二十五里有故鄆城。今河

流至縣東五十里。有砥柱山。山有三門。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梁履繩

云。案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傳稱鄆三門乃虞邑之三門。其爲鄆地無疑。續漢書

郡國志。沛國有鄆聚。注曰。左傳曰。冀爲不道。伐鄆三門。服虔曰。鄆晉別都。杜預

曰。是虞邑。地處闕。則非此鄆矣。愚攷沛國於春秋宋衛陳楚界。鄆縣之鄆聚。特

名相同。非晉邑。亦非虞邑也。據酈注三門在大陽城東。則鄆即在大陽可知。

大陽

今平陸縣

許氏說文鄆字下云。晉邑。與服同。杜不從之。正義駁服說良是。案括地志

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鄆之三門。當即砥柱。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注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

正義云。服虔以爲冀爲不道。伐鄆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

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故杜以爲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冀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己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

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江永云。彙纂冀在今平陽府河津縣。今屬絳州。

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

注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也。邑。

洪亮吉云。荀子作御旅。按御與迓同。尙書迓字皆作御。御迎也。迎即逆也。顧炎武云。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注問虢伐己以何罪。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注喜於厚賂而欲求媚。

宮之奇諫不聽

不出苟息所料。

遂起師夏晉里克苟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注晉猶主兵不信虞。

先書虞賄故也

注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馬驢云。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鄭伯同爲王卿士。而王實私虢。定子頹之難。虢賞特隆。樊皮不臣。虢公討罪。凡周室之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晉之爲侯也。虢公銜命以來。旣而同朝于王。二國之初。蓋式相好。然而虞虢不舉。晉無以圖南方之諸侯也。虢復搆怨。一歲再侵。於是晉虢之仇。日益加劇。數年之間。虢日以驕。神降不祥。童謠大作。天時之事。昭然共見。晉始寢而不寐。投袂而

起矣。虞公之求劔玉於其弟也，貪人無厭。晉久聞知，苟息揖入，君臣秘謀璧馬之餌，投其所好，一舉而兩國已在掌握中矣。宮之奇強諫，曾何足救？迨虞公牽馬操璧，晉之君臣相視而笑，夫固已籌之熟矣。公奔于京師，天子不能致討。齊桓方會首丘，不敢過而問罪。晉國之強，天方啓之，虞虢又焉能支也哉。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注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江黃既服，楚之右臂斷矣。通志氏族略云：江氏嬴姓之國，顓帝玄孫伯益之後也。春秋地名攷略云：今故安陽城及江城皆在汝甯府正陽縣東。莊十九年傳：杜注黃嬴姓國，今七陽縣，蓋與江人同姓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注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豎貂國語及管子呂覽劉向說苑並作豎刁。春秋地名攷略云。時爲貫澤之盟。多魚蓋在宋地。或曰在今歸德府虞城界。案豎貂始見於此。洩漏軍情。罪之大者。不聞桓公如何處治。以著齊之所以亂也。

虢公敗戎於桑田

注桑田虢地。在宏農陝縣東北。

大事表云。桑田。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西二十五里。稠桑驛卽其地。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注鑒所以自照。

而益其疾也。

注驕則生疾。

案莊二十七年。晉人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蓋虢公始以驕亡國。